

抗美援朝揭幕劇選

天津市文藝界保衛世界和平

反對美帝侵略委員會編

大眾書店印行

21
48

目 錄

賴英參軍..... 張 琳 (1)

追根..... 譯 詞
康桂秋 (11)

全世界人民心一條..... 王昌定 (22)

寧死不屈..... 羅 荻 (34)

金佛 旅大文工團 (46)

最幸福的人..... 蘇聯·萊惟娜著
顧 伯 鈺 譯 (55)

幗英參軍

張 琳

- 人物 幗英——某醫院的女護士，二十歲。(幗)
大男——另一個醫院的見習醫生，二十二歲，有點稚氣。(男)
小程——女護士，十六歲，活潑，天真。(小)
淑芳——過去曾比較落後的女護士，二十五歲。(淑)
父——新中農，幗英的父親，五十九歲，脾氣倔強。(父)

地點 某醫院的女護士宿舍。

時間 十一月初旬，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」的熱潮中。

佈景 這是一間女護士的集體宿舍，舞台正中放著一張書桌和兩把椅子，桌上鋪著鮮艷的花紋布，和一些書籍、文具，並有一個電匣子。靠左邊有一張鐵床，正牆上有兩個窗戶，窗外是走廊，所以較暗。右壁有一個窗戶，透過明亮的玻璃，可以看見蔚藍的天空，和高大而茂盛的紅色楓樹。暖暖的陽光斜射進來。窗左垂著白色的簾幕，下面有一個蓋了長柄蓋的痰盂。靠左壁放著一張床，床上躺著一個女護士，薄棉被把頭都蒙上了，所以看不見面孔。這間屋子唯一的門是在正壁左角上。牆上掛著用彩紙裝飾了的毛主席照片。此外還有月娘、郭俊卿等照片和寫得很工整的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！」等標語。

幕啓 幗英在床上收拾著行囊，一件一件的把衣服疊好往皮箱裏放。電匣子播送著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」的歌曲。

幗 (一邊收拾著，一邊看手錶)十一點了，他怎麼還沒來？許是工作太忙啦。

(躺在床上的女護士淑芳，把被擦開。)

淑 幾點啦？

幗 (停下來看了她一眼)差五分到十一點。大姐，這一會兒，你怎麼還

沒睡呀！昨天晚上熬了一宿，看眼都紅了。

淑 不要緊，「知怎麼的，我就是睡不著！歡送你們的大會幾點開？（坐起來準備要）我一定要參加！

幗 （抬起頭來）不用呵，大姐，你還是睡覺吧，今天晚上……

淑 不用管我，沒關係，你大姐跟過去不一樣啦！（深意地）幗英，你過來！

（幗把電燈關上，走到她身旁。）

淑 幗英，在你臨走之前，你大姐有兩句話跟你說，你大姐過去對不起工作，覺得天下太平，混一天算一天就得啦，積極個什麼勁兒？現在，從美國強盜打到咱們頭上來的那一天起，我心裏就變了……

幗 （微笑）是呵，我知道。

淑 前天，我聽完院長的報告，心裏撲通撲通的，我想，我不能參軍到朝鮮去麼？剛才我躺在床上尋思過來尋思過去，我為什麼有了孩子？有了家庭？要不我也可以跟你們一塊去。

幗 大姐，還怕什麼，你不要難過。

淑 不，我不難過！（回憶地）我剛才忽然想起日寇時代來了。那時候，我在南山小日本陸軍醫院裏掃地，死不了的日本兵小子常常欺侮我，拿我開玩笑，有一次逼急了，多虧把門的碰見了才脫過去。從那以後，我天天担心害怕，吃飯睡覺都不安，現在想想那是為什麼？不都是因為咱們沒有國家麼？不都因為咱們是亡國奴麼！美國強盜今天想叫咱們再當亡國奴，你想你大姐再落後吧，也不能讓他！幗英，你是咱們婦女的好榜樣，你不愧是一個青年團員！你把你大姐這些話都記在心裏，到前線去狠狠的打敵人，把美國強盜趕到太平洋裏去！

幗 好，我一定聽大姐的話。可是大姐你在後方……

淑 幗英，你放心，你大姐準不辜負你的期望就是了！（忽然發現幗的一大堆行囊尚未收拾）好，我幫你拾掇吧！（欲下床）

幗 不用呵，大姐，你睡點覺吧，我自己滿收拾得了。（笑着將淑按倒）沒有話啦麼？

淑 還有，（坐起）幾點開歡送會？

幗 十二點，早着哪，你睡會兒吧！（回到原處收拾行囊）

淑 （無奈）到點招呼我呵！

幗 (隨口答應) 好吧! (少許, 看錶) 怎麼還不來?

淑 你等誰呀?

幗 等他。

淑 他 噢, 我知道啦, 是不是大男?

幗 (坦白地) 唔! 他答應我今天十一點來, 許是工作忙, 不來了。

淑 不會不會, 好妹妹, 這種事情你大姐有經驗, 小伙子們不會不來的, 尤其是大男。(起來又臥下, 讚美地) 大男是個好小伙子, 和你真是天生的一對兒!

(外面敲門聲。)

淑 看, 還不來啦。(笑) 我在這兒不妨事麼! (欲起下床)

幗 看你吧, 大姐, 妨什麼事, 你們也不是不認識!

淑 那麼我把頭蒙着睡覺吧! (把頭蒙上臥下)

(幗開門, 原來是女護士小程進來了。)

小 (把手包放桌上) 喲, 怎麼這麼半天才開門哪? (四下巡視)

幗 看什麼, 死小程, 你進自己屋還敲門幹什麼?

小 幹什麼? 這是禮貌。你不是告訴我今天十一點他來麼? 要是冒犯了怎麼辦? 在那兒哪?

幗 (笑) 什麼在那兒, 還沒來哪!

小 (不信) 沒來? 怎麼這半天才開門?

幗 可不是, 許是不來了。

(淑芳早已露頭, 見是小程。)

淑 是小程這個毛丫頭哇! 差點捂了我一頭汗。

幗 (嚴肅地) 說正經的吧。小程你上那去啦?

小 你猜吧。

幗 (隨便地, 一邊忙着) 買糖去啦?

小 不對, 我又不請客, 買糖幹什麼?

幗 做衣裳去啦?

小 不過年不過節, 做衣裳幹什麼? 別瞎扯啦。

幗 那麼是溜馬路去啦?

小 你竟胡猜! 街上小風嗖嗖的, 我那有那麼些閒心思。

幗 那麼是上街啦?

小 誰還不知道上街！還用你猜。

淑 （不耐煩了，你蘭英姐那有那麼些閒工夫猜你那玩意，還不趕緊帶着她收拾收拾。

（蘭英姐還沒睡覺，上前給她蓋好被。）

蘭 大姐，你睡覺吧，熬了一通夜，不睡覺那行！

（淑點頭靜心睡下，她倆小聲說話。）

小 猜不猜啦？

蘭 誰有那些閒工夫，快告訴我吧。

小 好！（從手包中取出一本厚書——蘇聯奧斯特羅夫斯基的「鋼鐵是怎樣鍊成的」小說）我今天到街上想給你買點紀念品，看這樣不合適那樣不合適，一下闖進書店，我冷丁想起你常叨咕說這本書怎樣好，我買了一本就跑回來啦。怎麼樣，你喜歡吧？

蘭 好！太好啦，正想到書店去買一本哪。謝謝你，我的好妹妹！（從桌上書架抽出一本「丹娘」小說來）這個做爲還禮，我有兩本啦。

小 （翻着看了看）不，還是他送給你的，我不要！

蘭 他送給我的怕什麼？

小 以後他要是問起這本書來，你說跑我那去了，他不生氣麼？

蘭 （笑）好，（另換一本）給你這本。

（小接過來看了看，放進書包裹後，幫着蘭收拾東西。）

蘭 小程呵，我走了以後，好好學習努力工作，聽咱們青年團的話。（囑咐地）哈！

小 （正經地）好！我一定做到。（惋惜地）你到了前方，可抽出空來給我們寫信呵。

蘭 那是一定。

小 從明天起再就看不見你啦，我從小死了爹媽，你待我像親妹妹一樣，我怎能不想你，我要求跟你一塊參軍，人家又嫌我小，不批准。（差點哭出來）

蘭 好妹妹，在後方工作也是一樣，別忘記了你是一個青年團員就行了。

小 行！我死也忘不了！

（小忽然發現一封信。）

小 這是給誰去的信？（拿起來唸）父親老大人膝下……。

懶 那是信的草稿，是給我爸爸的。

小 你爸爸不是在鄉下麼？

懶 是呀。你不知道，我爸爸的思想可不大開化，——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，大前年我哥哥參軍的時候，他高低不讓去，到底還是偷着走了。

小 這次你怎麼辦？

懶 我想八成不能願意，所以昨天早晨我才給他寫信。

小 照實告訴他了麼？

懶 呵！你看看信就知道了。

小 （唸信）……爸爸，請你原諒，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，你的女兒已經離開大連了，因任務很緊急，來不及回家看你，也不可能徵求你的同意，不過請你老人家記着：你女兒是爲了千千萬萬像爸爸一樣的人，爲了保家衛國而去的，請你等着我們光榮勝利的凱旋歸來吧。再見吧爸爸。……

懶 我估計這封信最早也得今天才能收到，這樣，他就沒有辦法了。

小 懶英姐，你真有辦法。

懶 （看看收拾不太離了）小程，把電匣子開開聽聽，咱休息一會兒。

（小程開電匣子，播出「殺過鴨綠江」歌曲。）

小 幾點啦？快開大會了，我先去看看。

懶 （看手錶）十一鐘十分。

小 我去啦！（剛開門，和大男碰個滿懷。向男）你可來啦，俺懶英姐等你着死急了！（和男握手，推門出去，又回來向懶斜了一眼）

男 懶英，你等得不耐煩了吧，對不起，我晚來了十分鐘。

懶 不要緊的，你們大概太忙了吧？

男 不，今天上午休息——你知道，我們一連四個禮拜沒休息了，要不我昨天也不能在電話裏答應你呀。

懶 那你怎麼來晚了呢？

男 你不知道，我去看了場電影。

懶 （不高興地）看電影？

男 你覺得奇怪是不是？老實講，一直到今天早晨，我對你的問題還是有點不乾脆。

懶 所以你就去看電影啦？

男 可不是。我昨天晚上考慮過來考慮過去，老是不死心，我就想：蘇聯人民在保衛祖國的時候，人家年青人是怎樣辭別父母、愛人到前線去打德國鬼子？於是今天一早晨我就跑到電影院去了。

欄 （明白了，笑）看的什麼電影？

男 「望穿秋水」！

欄 後來呢？

男 你聽我說呀，從頭到尾，我越看，心越跳得厲害，看完了，把我臉都臊紅了。人家還是個女的，意志多麼堅決呵！虧了我還是青年團員，難道我大男連人家女的都趕不上麼？走出電影院門口，我又想：唉！「望穿秋水」是個女的，難道你（指欄）就不是女的了麼！我自己的愛人都毫不顧惜的為保家衛國去參軍，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呢？我想到這裏就下決心，到這兒來了。我想，能够送這樣一個英雄的愛人到前線去是光榮的。

欄 （高興地）你這樣想是對的，但是你這樣看女人却是不對的。

男 得了吧，欄英，我不過是習慣的想了一下罷了。欄英，（掏出報紙）你看，美國強盜越來膽越大了，現在他公開的聲明鴨綠江不是中國邊境，要打咱中國來。

欄 （拿過報紙）可不是麼！這羣狼心狗肺的美國強盜，不把他們趕到太平洋裏去，誓不甘心！

男 （指報紙）你再看，咱們中國各民主黨派發表的宣言。可惜，昨天我去請求報名，上級沒批准，說這裏工作脫不開，要不，我就可以跟你一塊走了！

欄 不要緊的，以後也許有機會，在後方工作也是一樣。

男 （忽然想起）可是欄英，你給你父親的信寫了麼？

欄 寫啦。

男 怎麼寫的？

欄 就是我跟你說的那樣。

男 唉，這樣對你父親也太那個了。你媽又去世了……

欄 事到如今也只好這樣。

男 （擔心地）他不會找到這兒來吧？

欄 不會的。我的信昨天才發出去的，明天一早我就走了，來了也沒用。

再說我信上告訴他：當他接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我已經走了。

（男隨便地幫助她收拾東西，忽然拿起一本紅皮筆記本來。）

男 幗英，這是什麼？

幗 那是紀念冊，有同志們寫的，也有病號寫的。

男 （翻着唸）幗英同志：你真是個巾幗英雄，你到前線去，我又喜歡又傷心，喜歡的是你去保家衛國，打美國強盜，傷心的是你走了，我們少了一個病人的天使和愛護者。……

幗 （解釋地）這是一個榮譽軍人寫的。

男 幗英，我看了這一些，我更加覺得你應該走了，因為你走，我更加愛你了。

幗 （亦感動地）大男，讓我們互相等待着吧，就像「望穿秋水」裏的那一對蘇聯人一樣，永遠的，永遠的！

男 幗英，你沒有什麼話對我講了麼？有什麼話你就說吧，我一定牢牢的記住它。

幗 大男，我們都是從日寇手中、從亡國奴的命運中，被我們的祖國、共產黨解放出來的青年，我們不要忘記國家和共產黨對我們的培養和期待，當祖國需要我們的時候，我們什麼東西都可以獻給她，就連生命也在內。我走了以後，願我們繼續以前的精神，好好工作，努力學習，提前完成國家和黨所給我們的任務。

男 （激動地）好！幗英，我一定記住。讓我們在不同的地方以相同的努力來為祖國服務吧。

（外面人聲喧嚷：「走呵，開會去嘍！」）

幗 到點了，你還有什麼話沒有？

男 （想了少許）事到臨頭又想不出說什麼好了。（忽然記起）我這裏有一本書，（掏出書）送給你，到前線去用吧。（幗接過）這是專門講外科治療的書，我保存了好幾年了，很好。希望你有空時常常學它。好，沒有事情了，再見吧！

幗 （握住男的手）大男！等勝利後，讓我們永遠也不分開！

男 （雙手握着她的手）對！我相信一定會有這一天！一定有！

（突然小開門，嗷吁地跑進來。）

小 幗英姐，不好了，你父親來了，他一定要見你。

帽 (一驚) 怎麼，我父親來了？這怎麼辦？我出去躲一躲吧。(欲出)

小 你別，出去難好碰上他。

帽 那麼怎麼辦？(四下觀看，沒有可藏的地方)

小 你爬床底下去吧。

帽 那不好！

小 那怎麼辦？

男 來就來吧，跟他講講道理，也許能行，反正你是走定了，怕他幹什麼！

帽 倒不是怕他。你不知道他的脾氣，起碼得費一頓口舌。

小 (焦急地) 你還講什麼，藏起來吧，就上來了。

(帽忽然發現右窗簾可以暫時藏一下。)

帽 我先藏在那裏，你們拿話把他支走了就行啦。

(帽藏窗簾裏，下面用椅子擋着。脚下痰盂搖着，被帽踢在一旁，痰盂蓋倒在脚旁。躺在床上的淑芳被驚醒。父手拿家織布包袱滿頭大汗上。)

父 (焦急地) 帽英在這屋住麼？

小 是啊，在這屋，老大爺你請坐。你找誰呀？

父 (摘下瓷帽頭子) 我是帽英他爹，鄉下來的。帽英走啦麼？

小 (同時地) 走啦！

男 沒走！

父 到底走啦沒有？

小 (吞吐地) 我是說她出去啦。

男 我是說他還沒出發。

父 (放心了，笑) 怪不得。我這時候來還趕燈兒嘛？(有點氣憤) 這個鬼羔子，這樣事兒也不先給個信！

(衆互相傳了個眼色。)

男 老大爺，今年莊稼不壞吧？

父 呵！莊稼不壞。

男 一畝地能打多少糧呵？

父 (沒理會) 帽英什麼時候回來？什麼時候出發呵？

小 不一定。

男 不知道。

父 那我這裏等等吧。（舒一口氣，用襖袖子擦汗）唉，這個丫頭，害的我好苦，幾年年底才給我信兒。（咳嗽，要吐痰）

小 （習慣地）咳！老大爺，別往地板上吐！（指痰盂，要父到痰盂去吐，但又忽然覺得不好，那會發現幅英，忙阻止，但已經來不及了。父對痰盂吐完痰，見盂倒地，想順便揀起來，忽然發現什麼東西一動，定眼一看，原來是兩條腿，拉開窗簾。）

父 （楞）孩子，你在這幹什麼？

（幅大喜，不語。）

小 老大爺，他在那兒看院子裏晒的衣裳啦！

男 她在那兒看守門外的自行車子呵！

父 （更楞）你們這是怎麼鬧的，又是出去，又是晒衣裳又是看車子的，（向幅）你到底走不走啦？

幅 （無奈，堅定地）爸爸，我實對你說吧，我算走定啦！

父 走定啦？你不走定還能往家寫信告訴我啦，怎麼回事？你在這磨磨蹭什麼？

幅 沒告訴你麼，我算走定啦！

父 我知道你走定啦！你不走定我就那麼老遠現趕來啦。

幅 （更堅決地）你現跑來我也是走定啦！

父 （越發糊塗）你這是怎麼的了？你多會出發？

幅 明天一早！

父 還不，來的真趕巧！

幅 （甚至有點責備地）爸爸，你不能阻止我保家衛國，為祖國去服務！

父 怎麼，我阻止你？誰說的？（半晌，恍然大悟）鬧了半天是這回事。孩子，不用害怕，來來來，我拿點東西來你看看。（打開包袱，露出雞蛋）還不，我現煮了五十個雞蛋來送送你。

（衆驚喜。）

幅 （驚喜）爸爸，是真的麼？

父 （笑）難道和你撒謊，傻孩子！

（幅又喜又羞，一下倒在父懷裏。）

父 （撫摸着幅）孩子，別把你爸爸看得那麼死，生在咱們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，就是朽木也能彫出個牡丹來。

幅 （忍不住地哭了）爸爸，你原諒我吧，我不該這樣小看你，我等思你

邊和在早一樣。

父 不會的，不會的，現在咱家分了地又分了房，今年又置上了一頭大黃牛，翻身的農民都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得來的？今天爲了保衛這些東西，去抗美援朝，我還能不讓去！就是你不，我也叫你去呢！

小 老大爺，你真不愧是我們幗英姐的爸爸！

男 父親英雄，兒好漢！

父 (深沉地)孩子，我們鄰居朝鮮叫美國強盜放了一把火，這把火眼看燒到咱頭上來了，我們不能袖手旁觀。孩子，你殺過鴨綠江！打死那些吃人的野獸，爲苦難的朝鮮朋友和中國人民報仇！

幗 (激動地)爸爸，你放心，不到最後勝利我。回來見你！

父 (激昂地)那好！（擦眼淚）那樣我……我……就放心啦！

（門外嚷聲：「幗英同志，去開會吧，就等你啦！」）

小 走，開會去吧，開歡迎參軍同志大會，老大爺你也去吧，興許還能叫你講話哪！（向男）大男同志，你也去吧，都去吧！

（衆一擁走出，幕徐落。電匣子播送着「赴戰曲」歌曲。淑芳一邊穿鞋一邊喊：「等着我，我也去！」）

追 根

譚 康 桂 秋

時間 晚六、七點鐘。

地點 一家小飯館裏。

人物 工友——廿來歲。(工)

警察——(警)

刁老頭——飯館掌櫃，五十多歲。(老)

小唐——跑堂的。(唐)

王剝皮——三十來歲，油頭滑腦。(王)(剝漢把)

趙掌櫃——五十來歲，肉舖掌櫃。(趙)

李瘸子——四十來歲，小販。(李)

劉寡婦——裁縫舖的女東家，三十來歲。(劉)

佈景 一個幌子，一個爐子，上有籠籠。房子當中有一張桌子，幾個方凳，桌子上有茶碗、茶壺、醬油壺等等。

幕啓 老與唐在玻璃窗上糊紙條。

老 糊整齊點！別像他們似的，糊的歪歪扭扭的。

唐 咱斜對門趙掌櫃那裏，連糊還沒糊來！居民組長去催了三四遍。伙計說：等掌櫃回來問問再糊。找掌櫃的掌櫃不在家，伙計說出去了一天也沒回來！

老 問問掌櫃還當了糊了？這也不是給別人糊的。

(王剝皮身穿半舊小大衣，頭戴八角帽，哼哼着京劇上。)

王 忙了啊！咳，窗戶糊的挺好。(看着窗，一邊還哼哼)

老 來啦，老王，屋裏坐。

王 小唐糊的挺花花。

唐 花花點好啊，好叫座。

老：王 (同時)哈哈——

王 刁掌櫃，我剛才來了一遭，沒碰上你。

老 我聽說了，倖了嗎？

王 妥了，我為你這個事，跑了一天。（摘下金鐲）

老 我擦擦手，（接過去）事妥了，不能叫你白跑。（看）二錢五的，幾個數？

王 這是在我一個親戚家那裏找的，我沒說是給別人買的，我說叫他「勻」給我帶，倆數，要六百萬，少一個不成！

老 六百萬？這兩天金子看漲嗎？

王 再過兩天八百萬也是它。現在誰還不買點實貨存着，到那一天你什麼也不頂用。你不要不要緊，我自己留着。當初我心思你託我一場，我先給你留着的。

老 （猶豫一下）王老弟，你還是先給我吧！你常在街面跑踉，看見合適的你再留。這不是，現款我都預備好了。（向唐）給王東家倒杯茶！

唐 有！王東家，你今天吃點什麼？包子快出屉啦！

王 給我炒兩個菜，再開半斤。

唐 有！

老 好好歇一點吧，六百萬！淨大票。

王 錯不了錯不了！（將錢收起。將收音機扭了幾下）你這個匣子，除了本衙那也聽不見！我那個七個球的匣子，聽遍全球。

老 可老王啊！這兩天又聽了什麼新聞沒有？

王 昨天晚上我聽美國電台說：美國軍快要打到鴨綠江邊了，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在那個什麼克島上還開了個會，拿下了朝鮮就打中國。我樓下劉寡婦吓的吵吵要回老家啦！你沒找個房搬搬嗎？

老 劉寡婦那個命就嬌貴。咱不搬哪！又是鍋又是灶的，怎麼搬？死也和這些東西死在一塊！死不了就開板。

王 你這個打算也對！手裡拿着實貨，什麼年頭也是一樣，做買賣一樣發財！

唐 （茶酒奉上）好了，放這兒？

王 好好，（喝了一盅）這個年頭有兩個錢也就是吃點喝點！

唐 對呀，像王東家有本事的人好了，一天說不定就來個百八十萬的，不吃點喝點上那花呀！

王 咳！幹我們這一行的，就是這個樣，掙錢掙個紅的，賠就賠個紫的！

要倒霉那一天，連老婆孩子都能賠上。

老 這一氣你為登的不錯呀？

王 將就着就是了！（狼吞虎嚥地吃着）包子好了沒有？好了我來兩盤，（稍有醉意，興奮聽着京劇）孤王酒醉桃花宮，……

唐 就好。（去看爐子）

（趙掌櫃戴着禮帽穿着大褂撲上，手中拿一紙包。）

唐 趙掌櫃來了，請坐！

老 坐坐坐，趙掌櫃。

趙 那不是老王嗎？（見王有醉意）喝的怎麼樣，再來四兩？

王 不啦，不啦，喝的够勁啦。謝謝你！

趙 我這包着一個燒雞，再來四兩咱哥倆喝喝！

王 趙大哥，我不喝了，再喝就快放倒了。刁掌櫃，你給我記上吧！

趙 把這個燒雞給我切一切，來四兩。

唐 好！

趙 我上厠便所。

老 在後院！（指給趙，趙下）

王 （起來欲走）哎呀！刁掌櫃，不行，（醉）我得找個地方躺躺。

老 好好！你到小唐舖上躺躺吧！（王入內）

（這時劉寡婦穿的很利落，頭梳得很亮，吸着煙捲上。）

劉 刁掌櫃，有包子，給我送三盤吧！刁掌櫃，我有幾個正下蛋的小母雞，你不要嗎？

老 正下蛋自己養活着好啦，賣鴨幹什麼？

劉 這個年頭誰還養活那些幹什麼？你要，過一會兒我給你送來看看。

老 好，看看再說吧！你回去！不送啦。

（劉下，老看爐子，唐拿酒上。）

老 給劉寡婦送三盤去！

唐 劉寡婦那個財迷，這兩天怎麼也捨得吃起包子來啦？（收拾好包子，提飯盒下）

工 （上）有包子沒有？

老 有有，剛出籠，來兩盤吧！

工 好好。（老端上包子，工吃着）

趙 （上）刁掌櫃，紙條算叫你擱個週，便所都擱上了。

老 糊糊也不壞，花花綠綠挺好看！

趙 糊一糊算了吧，糊那麼仔細幹什麼？

工 糊紙條不吃虧呀，糊一糊就比不糊抗勁。

趙 咳！糊那個買賣還不是胡弄局嗎？到那天大樓一倒，窗上糊紙條有什麼用？

工 那話可是這麼講的，炸彈就那麼巧往頭上來，要是炸到前一道街，這一道街糊紙條可就能抗一陣，要是不糊，玻璃碴子崩了就傷人。

老 對對對！（向趙）還是這位同志說得對，說的透徹，對呀對呀！（唐糊紙，老刷紙）

趙 刁掌櫃！你在南山那些背靜地方沒有認識人家麼？有閒房子給我查落點，有合適的看好啦，咱上搭一年房租。

老 你家裏那麼寬敞，還找房子幹什麼？

趙 這個年頭在街面上住有點不踏實，我託王剝皮給賣了一身衣裳，有現款，上搭房租也幹。

趙 有包子沒有？

唐 有，才出籠，還冒熱氣呢。

趙 來兩盤。

唐 兩盤夠了？

老 趙掌櫃你還是怎麼的啦？又想找房子，又想搬家。

趙 在這可沒外人，我聽他們說，最近這兩三天，飛機要來炸。

老 美國這麼歹毒嗎？

趙 我告訴你，刁掌櫃，人家美國到朝鮮打了四個月的仗，連朝鮮一口水都沒喝，都是從美國帶來的！

工 什麼？風言風語的聽了，可沒有好處！

老 （見工人注意聽，示意趙不滿）這些話可沒有法聽啊！（趙頷會）

唐 （拿雞、酒上）放這兒吧，趙掌櫃兩盤夠了？

趙 好好，先放這桌上吧！（向工）這位請喝一盅？

工 （覺得來的突然）啊，不客氣不客氣，您請吧！

趙 （虛情地）來吧，來吧！哈哈哈哈哈，我可對不住了。（自飲）

工 我說這位掌櫃……

趙 好說，我姓趙。

工 噢！趙掌櫃，我剛才聽你說這些話是真的麼？

趙 這……（猶豫了一下）還不假。

工 （很和氣）你還是聽誰這麼說的？

趙 （不自然地笑）我還是聽他們這麼隨便說的，你喝一口，來來……

工 （認真地）不客氣。你聽誰這麼講的？

趙 你看這個事，（向老）真叫我為難，我心思這屋沒有外人，我才這麼講。

工 不，剛才你說，有根有據的。這三天飛機就來炸，你怎麼會知道？誰造的謠？我一定要問問根。

老 趙掌櫃可不是那樣人。

工 這人心隔肚皮，誰知道誰怎麼的？

趙 你這個人也真是啊，咱這是沒有外人我才講這個話。再說像這樣話都是街上風言風語這麼傳的，你問是聽誰說的，我還真不知道！你叫掌櫃的說，咱是個老老實實的買賣人，那會造謠言呢？我還是聽街上他們這麼講的。

工 誰也沒說你造謠言哪！你剛才就說這兩三天就要來炸，我問你聽誰說的？咱要追追根，說不定就是特務造的謠，你問大家伙，這不是謠言嗎？

老 這個事叫我看，趙掌櫃也不能是……

趙 照你那說，我一定是特務啦？我造的謠啦？

工 誰說你是特務啦？我不過是問問，你是聽誰說的。

趙 （稍怒）我聽太街上說的，街上人多啦，我也沒給你打聽他姓什麼叫什麼，還有這樣不懂事理的人！

老 趙掌櫃，趙掌櫃，別上火。

唐 你坐下，你坐下，趙掌櫃他不是那樣人。（推工坐）

工 你別推我！

唐 你別上火！

工 我沒上火，你別推。（向趙）這個事你非講清楚不可，是誰講的？要不你跟我到公安局去！

趙 去就去麼！（馬上改口）上公安局跟你一塊去呀！你算幹什麼的？看你那個長像，跟你上公安局？待候不着你！

老 這樣太吵大嚷，叫人家聽見了多不好？犯不上，犯不上！

工 我先和你說清楚，今天是個中國人，就有權利管這個事，我問不着你，